

經史百家雜鈔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五目錄

共壹百壹拾陸本

書牘之屬二

韓愈與孟尚書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與崔羣書

答崔立之書

答呂鑒山人書

答李翊書

答劉正夫書

答尉遲生書

與馮宿論文書

答竇秀才書

與衛中行書

與孟東野書

答劉秀才論史書

上兵部李侍郎書

柳宗元寄京兆許孟容書

與蕭翰林俛書

與李翰林建書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李翱答獨孤舍人書

答王載言書

歐陽修與尹師魯書

曾鞏謝杜相公書

蘇洵上韓樞密書

上歐陽內翰書

蘇軾答李廌書

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

王安石答韶州張殿丞書

答司馬諫議書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五目錄

PDF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五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

書牘之屬二

韓愈與孟尚書書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畱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畱衣

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邱之禱  
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  
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  
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  
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  
如釋氏能與人爲禍崇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  
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  
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  
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閒哉進  
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

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  
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  
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  
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  
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  
且百年。尙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  
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  
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  
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  
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

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  
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  
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  
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  
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  
引千鈞縣縣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倡釋老於其閒鼓天  
下之眾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  
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  
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  
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廢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

在上質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韓愈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眾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踴死之

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  
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  
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  
氣誇於中朝稠人廣眾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  
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  
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  
甚

韓愈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  
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

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貔虎之士。畏懦蹙蹢。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閒。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潁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忻悚。

夫一眾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  
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  
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身閒勉而卒之以俟  
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  
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  
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  
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  
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  
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

韓愈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竝於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

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閒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  
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  
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  
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  
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  
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闢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  
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  
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  
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  
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甯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

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胷中耳既謂能麤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炙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恆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恆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

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  
任其死生壽夭耶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  
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  
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  
得者耶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  
困窮甚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  
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閒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  
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鬢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  
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  
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